

徐本夫

特别行动



特 别 行 动

徐 本 夫

*

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印刷

*

850×1168毫米32开本 17.25印张 2插页 378千字

1982年8月第1版 1982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54,200

书号 10099·1587 定价 1.40 元

内 容 提 要

这是一部反映解放前夕城市地下斗争生活的长篇小说。

一九四七年夏秋间，蒋帮重点进攻胶东解放区。为了粉碎敌人的罪恶阴谋，保卫解放区，进而推翻蒋家王朝，解放全中国，我胶东区党委派遣敌工人员打入敌统区山岛市，在敌人的军资集结处、军统特务机关和“胶东兵团作战指挥部”内，制造和利用敌人之间的矛盾，展开了惊心动魄的斗争。歼除了叛徒，破坏了军资，并巧取了作战密件。有力地配合了胶东保卫战。

作品着力塑造了罗海汉、欧阳玫瑰、汤涛和郑三川等地下工作者的崇高形象；也勾画出黄宜飞、杜英策等一批国民党官员的反动本质和丑恶灵魂。人物个性鲜明，故事惊险曲折，扣人心弦。

目 次

楔 子	1
第 一 章 打入山岛	8
第 二 章 惊险的开端	53
第 三 章 爱与仇	100
第 四 章 不平静的日夜	134
第 五 章 除奸	164
第 六 章 燃烧的码头	227
第 七 章 灭绝人性的兽行	275
第 八 章 她	320
第 九 章 解铃还是系铃人	366
第 十 章 观潮阁之宴	387
第十一章 刀光剑影中的儿女	415
第十二章 盗密	471
第十三章 复仇之夜	507
第十四章 神秘的凯旋	526
尾 声	541

楔子

抗战的烽烟刚刚消失，内战的火焰又蔓延而起！

一九四七年夏末，蒋介石调兵遣将，陈戈胶莱河沿岸，妄图一口吞掉胶东革命根据地。战云密布，征尘飞扬。根据地的党政军民，面临着一场生死激战的考验！老百姓在日夜备战；解放军在紧急布防；而那些身负特殊使命的敌工人员，也正在秘密行动……

这天拂晓，敌统区山岛外围防线上的重要据点兰屯，沉浸在一片阴郁的雾霭中，大街小巷死气沉沉，寂无声息。突然间，从火车站的票房门前，爆响起一阵鞭笞叫骂声，接着发出一声声揪人肺腑的惨呼哀号。

透过暗淡的电灯光望去，只见七八个衣衫褴褛的人被绑在一排木桩上，几个蒋帮宪兵手抡皮鞭，正在凶狠地抽打他们；其他一些宪兵身背卡宾枪，横眉竖眼地站在剪票口两边，乘客们排成一字长蛇队，经过盘问搜查后，逐个剪票进入站内；一列从兰屯始发的客车停在站台边，火车头喷吐着浓烟，发出了“咕吐咕吐”的沉闷声响。

有一个佩挂少尉军衔的矮子军官，举着铁皮喇叭筒吆喝道：

“……值此国军征剿胶东共区之际，国民们应持已往抗战之精神，精诚团结，遵守军令国法！兹奉山岛警备司令部命令，对过往商旅，宣布以下禁律：凡有通共资匪者——杀！凡

有破坏军运军品者——杀！凡有诋毁戡乱征战者——杀！……你们看，那些人就是通共资匪、破坏军运、犯禁走私的案犯！”

在蒋帮统治下的山岛地区，任意打人、杀人的法西斯暴行，已经是家常便饭了。那七八个被绑打的人并不是什么“通共”案犯，他们本是些无以度生的庄稼汉，为了不被饿死，有的冒着风险扒火车捞点吃食，有的贩运一点火油、布匹挣钱糊口，不幸落到宪兵手里。为了制造恐怖气氛，宪兵们长期监押着这些人，每逢乘客出入火车站，便拖出来折磨一阵子。

实际上，蒋帮施展的这套残酷手段，不但没有吓唬住谁，反倒引起了老百姓的深恶痛绝。至于那些奔赴敌统区开展斗争的勇士们，更不把敌人的凶酷暴戾放在眼里。此时此地，恰恰就在这些乘客当中，有一位受中共胶东区党委敌工部派遣的同志，通过了敌人的森严戒备，从容不迫地剪过车票，大步跨上了列车的门阶。

从外表看，这人是一个粗手大脚的庄稼汉。他那长方脸庞似乎多日没洗过，又脏又黑；一对卧蚕眉虽说挺威武，可是两只大眼却有些红肿，目光呆滞无神；由于长着乱蓬蓬的络腮胡，越发显得粗犷、老相，象三十开外的样子。他头戴一顶破雨笠，身穿一件打着补丁的白土布褂子，沾满泥点的黑裤筒挽了几道，袒露出两截毛茸茸的粗腿杆子。不管怎么端量，他给人的直感是傻里傻气、邋邋遢遢，就象少个心眼似的。

然而，摸底细的人都知道，他既不憨也不傻，而是一个粗中藏细、内含不露的敌工能手。他叫罗海汉，实际年龄只有二十八岁，曾在部队里当过侦察连长。有一次夜间执行侦察任务，他混进敌人设在天王庙里的团部，站在泥塑的罗汉神像里冒充罗汉，偷听军事情报。从那以后，同志们送他一个“罗汉”

的绰号。去年秋天没转到敌工部以前，他曾带着一个加强排，化装护送兵团首长去延安开会。几千里路程，一路上冲封锁线，过土匪窝，闯敌占区，历尽艰险，终于到达延安，还亲眼见到了毛主席。可是回到胶东后，他在一次战斗中负了重伤，今年春天伤口刚刚愈合，就被敌工部“抢”了过来。

前天夜里，区党委负责人把敌工部长汤涛和罗海汉叫到驻地去，给他们分析了当前胶东的战争形势，提出了敌统区地下工作的新任务——

去年，我军在胶济线、津浦线上发动讨伐战，先后解放了胶县、张店、德州、泰安等地。蒋介石对山东战局惊恐万分，不得不把全面进攻缩变成重点进攻。据可靠情报称，今年开春以来，蒋帮正在以山岛为基地，集结六个军（整编师）二十个旅的精锐部队，组成“胶东兵团”，任命陆军副司令范汉杰指挥，企图大举进攻并全面占领胶东解放区，切断我山东和华北、东北的海上联系，消灭我内线主力，摧毁我战略后方，梦想挽回军事上的颓势。

这个风声一经传扬，龟缩在山岛地区的敌人嚣闹一时，党政军各部门一齐忙乱起来。什么警备司令部、警察局、社会局，还有特务机关军统站、中统室、保安队和水警团等等，它们明查暗访，胡抓乱捕，对我地下党进行了疯狂的侦缉。前不久，山岛市港区地下党组织因出现叛徒，三个负责人遭捕入狱，先后牺牲。其他党员的安全也受到严重威胁，而且大有波及全市地下组织的苗头。

山岛是蒋帮重点进攻胶东的指挥机关所在地，也是美帝支持蒋介石打内战的军运基地之一，它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尤其在胶东保卫战打响前后，山岛地下党的战斗力，只能加强，不

可削弱！为此，区党委已指示山岛市委，要在隐蔽精干、长期打算的同时，努力完成三项新的任务：其一，查歼叛徒、消除内奸；其二，破坏军资、扰敌后方；其三，打入敌腹、预报军情。为保证这三项新任务的完成，山岛市委决定成立一个“特别行动小组”，但急需敌工部选派一位富有战斗经验的同志去领导这个小组。

区党委认为罗海汉可以担当此任，便命令汤涛赶快部署打入山岛、开展斗争的具体事宜。经过周密谋划，确定了罗海汉的行动路线和潜入办法。今天凌晨两点多钟，罗海汉装扮成去柳镇赶集的庄稼汉，先从兰屯上火车，然后到柳镇附近的秘密联络点，和一位叫郑三川的助手会面，让他介绍一下敌方的情况。他们两人的第一个行动，必须与神马庄上的地主马承业接触，因为他儿子是山岛港务局的局长。若能设法取得马家父子的信任，谋求一个立足山岛的合法职业是不成问题的。可是，如何取得马家的信任呢？虽然已有冒名顶替的安排，但能否管用还不得而知。下面的行动须由罗海汉见机行事了……

现在，当兰屯车站的放行钟声响过之后，火车长鸣一声，便“吭哧吭哧”地开动了。罗海汉坐在车厢的临窗位子上，一边“吧嗒吧嗒”地吸着烟袋锅，一边凝望着车窗外。可是他的另一只手，却死死抓着身边一个盛满鸡蛋的竹篮子，佯装出一副土头土脑的拘谨样子。

这工夫，东天刚刚放亮。一团团云雾从胶州湾那边涌来，在铅灰色的天空中翻腾着。透过朦胧的雾气望去，通向柳镇、山岛的那段铁道，就象一条僵硬的巨蟒，死沉沉地卧伏在荒芜的野坡上。座落在丘岭和河道之间的一个个村庄，看不到一丝儿光亮。只有蒋帮设在村头、道旁的碉堡上，不时地闪着探照

灯的光柱。在这死寂的天地间，唯有草虫的哀鸣和间或响起的狗叫、狼嗥声，才显示出一点生息来。可是当列车隆隆驶过时，连这点声音也吓得顿时止息了。唉，好一副悲凉、可怖的景象啊！罗海汉心里叹息一声，把目光移向车厢。

这节车厢里的乘客不多，除去几个穿戴阔绰的商人、公职人员外，大都是些起早赶集的庄户人。他们穿的破破烂烂，满脸黑瘦；随身带的东西也都是些土货：黄烟叶、细粉条、鸡蛋和干鲜海货之类。这两年物价暴涨，法币“毛”得吓人，庄户人一旦积攒起一点土货，总是起三更爬半夜，撵上第一班火车去柳镇大集捞个高价。

列车没行多久，忽然有两个穿黑制服、佩手枪的车警走进车厢，恰好站在罗海汉的坐位边。有一个瘦得象麻杆似的车警喊道：

“大家都听仔细！现在开始查缉禁运私货，都在原位坐好，不许来回走动！”

车厢内立即引起一阵骚动，人们不满地喳喳起来：

“都查过五六遍了，俺的鸡子碎了七八个！”

“这么个穷折腾法儿，谁还敢再坐火车呀！”

“今日真怪，查得格外严，不知出了啥事儿？”

……

那个“麻杆”车警蛮横地骂道：

“闭嘴！肃静！妈那个巴子，怕折腾就别坐火车！若是叫宪兵上来检查，连裤裆里都要摸几把！”

“老总，”罗海汉怔怔地盯着“麻杆”，憨厚地笑着问，“今日查得这么严实，是不是哪里出事了？”

“少他妈的多嘴！”“麻杆”打量着罗海汉，厉声问，“你

带的啥玩艺？”

“这不，全是一篮鸡子，没有犯私的东西。”罗海汉站起来恭敬地说，“请老总查看查看吧。”

“有保甲条吗？”

“有，有。”他急忙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字条交上去。

“……田求雨，田家村人。”“麻杆”盯着保甲条念叨两句，讥笑道，“今年雨多，都他娘的涝了，你还在这儿‘田求雨’哩！”

“不瞒你说，老总，俺下生那年，老天连着旱了仨月，百年的深井没了水，树叶子都晒焦了。”“田求雨”是罗海汉打入山岛后使用的化名。他操着浓重的乡音土话继续说，“俺爹为了永记着那年的惨景，就给起了田求雨这个大号。嘿嘿！真叫你见笑了。”

“到哪下车？”“麻杆”把保甲条还给罗海汉，两眼瞟着鸡蛋。

“去赶柳镇大集。”罗海汉趁机小声问，“那边没出啥事吧？”

“军事秘密，不许打听！”“麻杆”板着脸说。

“老总，俺没出过远门，就怕碰上三灾四难，你就给透个信吧。”罗海汉说着两手抓起十个鸡蛋，悄悄塞进“麻杆”的口袋，哀声叹气地说，“俺积攒这点鸡子不容易啊，就怕到了柳镇碰上乱子。”

“那可得当心！”“麻杆”立即小声说，“昨天夜里，柳镇以东的黑庄大据点遭到共军袭击，独立团一千多人被打得稀里哗啦！今日柳镇大集上少不了败兵伤号，小心你的鸡子被他们抢了。”

罗海汉一听顿时放了心，脸上掠过一阵很难觉察的喜色。

当他发现“麻杆”仍站在身边时，忙又佯装害怕地重叹一口气，喃喃自语道：

“老天爷保佑，千万别叫俺碰上歹运啊！”

“呜——！呜——！”火车越过坡岭、河道，朝柳镇方向奔驰着……

第一章 打 人 山 岛

一

列车在柳镇抛下一批乘客后，便向山岛市区驶去了。狭窄的站台上，拥挤着争相出站的人群。罗海汉抢先出站，直朝柳镇大街奔去。

这时，从黑庄溃逃下来的败兵伤号，就象一群群遭灾的黄鼠狼子，满街乱蹿，强抢民财。罗海汉观察了一阵，便穿过大街，直朝接头地点——神马庄前的荒庙奔去。

神马庄座落在柳镇正南四里外的大道旁，约有百十户人家，大都姓马。庄上除了一户大地主外，全是些贫穷户。传说，秦始皇东游敖山时，曾经路过这里，当地人献给他一匹走熟敖山盘道的红马。秦始皇游完敖山，龙颜大悦，赐名新得坐骑为神马，并赐献马人姓马。从此，这里的人就以神马为荣，盖了庙宇不说，还都姓起马来。可是世代相传，献马一事只能被富家大户用来沽名钓誉，而绝大多数穷户不敢沾光，只有当牛作马的份儿。

在这神马庄前，有一座枯柏环围、断垣残壁的荒庙，据说这就是神马庙。罗海汉来到荒庙的院门前，先在一个面盆大小的泉边借喝水、洗脸的机会，朝四周机警地扫视几眼，然后快步进了院门。因为是早晨，这里没有闲杂人。他绕过前大殿，

来到一座灰砖砌盖的钟楼下，只见钟楼门旁的墙上画着两个白色的小“△”标记。他惬意的一笑，连忙咳嗽了三声，霎时，一个身材矮小、面孔瘦削的老头走出钟楼。他肩上搭着一个钱褡子，一边弹着土丝绸褂子上的灰尘，一边注视对面的傻大个，脸上显现出一种疑惑的神色。

罗海汉一见对方是个干巴瘦老头，颇感失望地皱皱眉头，低声说出接头暗语：

“你是算卦先生吗？”

“在下绰号狄半仙！”小老头抱拳一拱。

“俺是胶州求卦人！”

“心诚意实卦则灵！”

暗语对答无误，彼此笑吟吟地点点头，默默地走进钟楼。两人先热情地握手寒暄了几句，接着小老头谦和地自我介绍道：

“我叫郑三川，在兰屯情报联络站工作。昨天接到敌工部的指示，作了一些准备。晚上我来柳镇、神马庄探了探，是在钟楼里过的夜。”

“汤部长让我们和地主马承业接触，究竟用哪种方式登门拜访妥当，我还拿不定主意，请你多给介绍一下情况吧。”罗海汉说着挨近一个圆形窗洞，朝大路上张望着。只见一群群败兵伤号朝山岛方向艰难地走着，他们既无医务人员护送，又没有当官的带领，纯粹是一伙散兵游勇。他心里一动，倏地冒出一个大胆的想法，忙问，“这些败兵伤号要到哪里去？”

“我打听过，设在柳镇的敌三十二军军部怕他们留在镇上惹事生非，要全部驱赶到市内的第十二医院去。重伤号派汽车送，轻伤号自由结伙步行。”

“晚上会不会有伤号从这儿路过呢？”



“保险会有。白天走路怪热人，晚上又凉快又可以沿途抢掠老百姓的东西。这些‘刮民党’的兵才不傻哩！”

“这太好啦”罗海汉一拍大腿。

“敢情哩！你冒充马承业他老婆的侄子，他家准会把咱俩当贵客侍候。”郑三川领会错了对方的意思，忙把马家的情况作了详细介绍。最后赞佩地说，“汤部长真会出点子，那个真田求雨在潍县战场上被我们俘虏了，倒又叫你来冒名顶替。”

“三川同志，你给我准备好了敌军装吗？”

“早准备好了。”郑三川从钱褡子里拿出一套脏破的黄咔叽布军官服和一顶圆形大盖帽，还抖落出一些带血迹的绷带，笑咪咪地说，“穿上吧，傍黑咱就去马家认亲！”

“我想来它个以毒攻毒，把这种亲戚关系再牢固一下，让马家掏出心来信任咱！”罗海汉附在郑三川耳边，讲出了他的大胆想法。

郑三川听完，惊喜得重新打量着对方，半晌才诚恳地笑笑说：

“说实话，咱俩刚一见面那阵，你这副莽张飞、野李逵的相貌可真叫我担心，就怕你进了山岛惹出乱子来。嘿嘿，这回我才看出你是一把粗中藏细的手！这真是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啊！”

“干咱们这一行，脑瓜子稍不活泛就得吃亏上当嘛。”罗海汉豪爽地笑着说，“这是叫敌人逼出来的。”

两人不再闲聊，立即详细地核计起新的行动计划来……

二

傍晚，已经化装成敌军少尉的罗海汉站在荒庙门前的泉水

边。他瞅准一伙败兵伤号，骂咧咧地招呼道：

“弟兄们！快来歇歇脚吧。这里有泉水，嘿！比它娘的美国‘可口可乐’汽水还强哪！”

一伙败兵伤号被吸引过来，他们围蹲在泉边，争抢着捧水喝。一个头缠绷带、脖子上荡啾着一支汤姆式冲锋枪的大个子兵晚来一步，他把几个捧水喝的伤号蛮横地推到一边去，象个王八似地爬在泉边，“咕嘟咕嘟”地喝个没完。别的伤号见他愣里愣气，也不敢作声。大个子兵喝足了水，忽见罗海汉坐在一边吸烟，忙靠上去伸着大手说：

“长官，借根烟吃！”

“哪一部分的？”罗海汉取一支烟给了他，边为其点火边问。

“咱是黑庄独立团二营三连一排五班的。”大个子兵只吸了一口，那支烟便燃去一大半，他喷吐出一团烟雾，坐在一边讨近乎地说，“长官的脖子上挂花了？这可是个要紧地方，还淌血吗？”

“轻伤，没关系。”罗海汉脖子上缠着带血迹的绷带，很象是受伤的样子。他盯着大个子兵又问，“老兄尊姓大名？”

“甬客气，咱叫沙福寿，本名不响，外号‘杀人乐’，老二营的人都知道。劳驾，再借根烟吃。”

“你这名字是怎么叫开的？”罗海汉又给他一支烟。

“去年我在山里剿匪，一连刺杀了五个共党村干部，面不改色，气不粗喘，就象玩乐一般。营长赏我三块大洋，还赐了‘杀人乐’的美名儿！”

罗海汉一听，气得瞪大眼珠，他狠抽几口烟，压抑着一腔怒气说：

“你穷成这个熊样，怎么不捞点外快呢？”

“上哪捞？柳镇那些富户商号都给宪兵送了礼，还没下手就挨了揍。唉！……”

“那是柳镇，又是白天。眼下天快黑了，为啥不在附近抓挠点呀？”

“这里有高门大户？”

“听说神马庄上有大财主。”罗海汉很神秘地说，“家藏万贯哪！”

“你咋不早说！”杀人乐一拍大腿站起来，对十几个败兵伤号挥挥手道，“弟兄们！这庄上有大户，快跟我走，发洋财去！”

杀人乐说完甩开大步头前走了，生怕别人抢先进了庄子，抢去他的什么东西。败兵伤号的贪财欲望被扇拨起来，一齐跟着去了。罗海汉故意留在后边，他和一直藏在树后的郑三川咬了一阵耳朵，才慢腾腾地跟上去。

在神马庄弯曲的穿庄大道两边，密集着一户户乱石砌墙、草坯盖顶的小房子。只在庄子的中间，坐落着一户深宅大院。此刻，杀人乐已和众人来到这里。罗海汉赶上来指着高大的门楼对杀人乐说：

“伙计！看样这就是那户家藏万贯的主儿，但不知他的势力大小，千万别冒失呀。”

杀人乐骂一声“屁！”便大加渲染地说：

“弟兄们！这里没有宪兵，放开胆子干吧！这家大户，箱里藏着金银珠宝，锅里炖着大肉大鱼，床上躺着二八娇女，有种的，跟我往里冲呀——！”

败兵伤号们信以为真，一齐鼓噪着涌到黑漆大门下，抡起拳头、枪托子狠砸着门板。罗海汉站在一棵树下，静观不语。郑三川也暗中跟来，躲在一堵矮墙下，机警地注视着罗海汉周